

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与欣赏

在其香居茶馆里

沙 汀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1. 上义字名著阅读与欣赏

在其香居茶馆里

沙 汀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与欣赏
在其香居茶馆里
沙 汀

★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★
开本 787×940 毫米 1/32 印张 4 字数 68,000
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0,001—2,870册
ISBN 7-5039-0277-9/G·27
定价: 1.45 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向广大青年读者普及中外文学中的优秀作品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与欣赏》丛书。

丛书第一辑所选编的均是“五四”以来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、欣赏，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、作家的创作目的，我们在每本书前都附有作者小传，每篇作品后都附有赏析文章和疑难词语的注释。每本字数约在5—7万之间。

本书的选编工作及作者小传、赏析文章的写作是由霍廷槐同志担任的。

作者小传

沙汀，现代著名作家。原名杨朝熙，后改名杨子青。1904年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。1922年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求学期间，开始接触“五四”新思潮并开始了对新文艺的爱好。1926年师范毕业后前往北京，准备投考北京大学文学系以便听鲁迅先生讲课，因错过了考期，鲁迅也已去南方，于是不久即回四川。此时正值北伐大革命高潮，沙汀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四川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。1929年春，他出走上海，和流亡这里的一些四川同志集资合办名叫“辛垦书店”的出版社。次年，和同学艾芜一起研究小说创作。1931年4月写成他的处女作《俄国煤油》，开始使用“沙汀”这一笔名。为了追求较好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，而又感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于是他同艾芜一起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。鲁迅很快给他们写了回信，鼓励他们要逐渐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“生活和意识”，“现在能写什么，就写什么”，“不过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。（来信和复信均收入鲁迅《二心集》中，即著名的《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》）1932年他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法律外的航线》。茅盾

在读了这个集子后说：“作者用了写实的手法，很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，——真实的生活的图画。”“无论如何，这是一本好书！”（《〈法律外的航线〉读后感》，见《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）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，曾任“左联”常委会的秘书和小说散文组组长。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沙汀在创作之初即将自己的创作与左翼文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并及时地得到鲁迅、茅盾两位大师的指教，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创作发展道路。之后直至他离开上海这一期间，写的作品分别收入《土饼》、《苦难》和《祖父的故事》三个集子中。这些作品反映了土地革命的某些侧面，描写了地方军阀统治下的农村生活，深受读者的欢迎。

1937年，上海“八·一三”战争爆发后，沙汀回到成都，在协进中学任教，同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的团结救亡工作。1938年，同何其芳、卞之琳一道到延安，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。1938年冬至1939年夏，曾随贺龙将军到晋西北和冀中一带体验生活。根据这一段生活所得素材和感受，写了报告文学《随军散记》（建国后经过修改，改名为《记贺龙》）。1939年冬，由延安到重庆，在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，做文艺界的组织联系工作。此时写了报告文学集《敌后琐记》。1940年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回到故乡，除两次奉调赴重庆工作外，一直避居在一个偏远山区，从事写作，直到四川解放。

这一时期的近十年中，沙汀继续遵循革命现实

主义道路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，取得了创作上的空前丰收。出版了《兽道》、《播种者》、《呼嚎》、《堪察加小景》等短篇小说集，完成了三部长篇——《淘金记》、《困兽记》、《还乡记》和中篇小说《闯关》。这些作品，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黑暗现实，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，描写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，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。《闯关》则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，作者根据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，将人物和事件同广阔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表现，使这些作品具有较深广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容量；作品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；形象清晰生动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这些作品表现了沙汀特有的朴素凝练、含蓄深沉的艺术风格。

建国后，沙汀一直担任中央和地方的文艺领导工作，并一直坚持创作。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他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，收入《过渡集》中。在十年内乱中，沙汀受到了迫害。1977年以来，相继写成了中篇小说《青桐坡》、《木鱼山》等作品。1978年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现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1
代理县长	1
磁力	19
在其香居茶馆里	38
一个秋天晚上	62
钟 傲	84
医 生	100

代理县长

名义上虽然叫县衙门，但在私人谈话中间，即便县长自己，却也把它叫做标准“灵房”。因为这只是一排长五间的房屋，除掉柱头和檩子是道地的木料，其余都是用竹子扎成的。代替屋瓦的是茅草，周围栏着牛眼睛篾笆。白天还好，夜里最讨厌了，山风从四面的山头上兜灌下来，每每吹破篾笆上的糊纸，于是老爷们就不能不尽量把头缩进被窝里去，就象猫儿狗儿睡觉那样，在床上蜷做一团。

县长到省城公干去了。他自己宣布的目的是替难民请赈，实际上是活动政费的。他走了两个月了，起初还时常给同僚来信，告诉他们一些接洽上的烦难，最近却少有信来了。他是军官出身，又住过半年县政训练班，所以当接到委任时，一看是重灾区，便很热情地表示他要苦干一番。但一走进这残破的城市，又立刻灰心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讲，他“马上冷了半截”，因为他“连做梦也没梦到会这样糟”！

现在，留在衙门里的只有第一科科长和第三科科长，以及代理县长职务的秘书。秘书名叫贺熙，是个年近四十的汉子，面孔白净，毛孔却极粗大。他当过小学教员，后来又在招安军队里混过很长时间。本

是有烟癖的，但早已只吞服一两颗烟泡子“吊瘾”了。他的动作活泼，脸孔很会表情，简直是“要哭有哭，要笑有笑”的。他常常自夸他是一个老“跑滩匠”，见过很多希奇古怪的场面。

代理县长这时正在誊写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。第三科科长也在埋着头写，别一个却还摊在床上；这个原本健旺的老人，已经拖出毛病来了。他紧裹在被窝里，只让一张黄而打皱的大脸露在被子外面，头上缠着一条“祝君早安”的毛巾。他在唠唠叨叨地抱怨着，很不满意县长。他早年曾经做过一两次县衙门的收发，是个肝火极旺的人。

“简直是糊涂虫！”老科长忽然愤激地说，微微欠身起来，“糊涂虫还晓得爬一下！才接到委任状我就对他讲过：把政费靠稳呵！本来地方就很苦寒，——你们看这个昏蛋！……”

老科长突地唉声叹气起来，重新躺下去了。跟着来的是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他觉得这一次的出门太失策了，倒是蹲在家里坐冷板凳好些。那第三科科长没有答理他，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人，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几颗面疱。便在清闲的时候，他也只会挤着面疱里的油脂消遣。

代理县长丢开公事，倒是把脸转过来了，他用笔杆搔着鼻翼，笑道：

“他是太相信苦干了呀！”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。

老科长原是严肃而认真的，这使他更加生气起

来，拍着床单吼道：

“苦干个屁！这骗得过我吗？一来就清查这门款子，那门款子，看出没有指望，就溜了！”

代理县长没有回答，仅只从鼻孔里嗤嗤地笑了两声。屋子里立刻沉静了，时钟滴答地细语着，炖在火盆上的水罐发出幽微的声响。这时是早晨九点钟。为要赶忙把告示张贴出去，他们一起床就动手工作，所以屋子里还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地上散布着口痰，谷草和火柴头，被盖毯子耸做一团。代理县长甚至连脸也没有洗。而末了，他终于誊写好自己担任下的几份，大大地伸个懒腰，掷下笔站起来了。

“天底下哪有那样多认得真的事呵！”他用叹气一般的声调说，两只手按着头发往后一拢，“我这个人就这样：没关系！到哪匹山唱哪个山歌……”

他就这样懒懒地自言自语着，一面校对着写好的告示，搔着头和肩膀，好象刚从灰堆里洗过澡来的鸡婆一样。这当中没有谁插他的嘴。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，只有三个黄铜纽扣，棉外套的领子高耸在肩头上。他随后走到火盆边去，拿食指在水罐里搅搅，探探温度，于是动手洗起脸来。

他忙着从床架上扯下一条毛巾，于是自负地叹息道：

“这种烂帐日子我倒过得多呵！……”

他的洗脸是有一种特别的派头的。要滚烫的水洗，洗的时候把脸全部浸进水里，拿毛巾按着原是发炎的鼻子揉搓，息里呼噜，好象在水里搓洗衣服一

样。随后还要打扫烟筒似的，用毛巾的一角，尽量塞进鼻孔里去，不住转动。“别的都不要紧，”他时常这样愉快地说，“这帕脸非洗舒服不可！……”

因为老科长又讲到要走的话，代理县长就把水流水滴的脸略抬起来，打岔他道：

“好好养你的病吧！——既来之，则安之！”

“我没有什么安不安的！”老科长回答道，“住孤老院还比这鬼衙门强得多！……我也蹲过一些衙门，从来没有这样丧德！……真是做贼都要约一个好伙伴！……”

老科长说得很是忿激，代理县长继续收拾他的鼻子去了，息里呼噜的。那个年轻科长也已誊好了自己担任的几份告示， he 把它们叠在代理县长的桌子上，用砚盒压好，便撅着厚嘴唇走向火盆边去，在一张没有背靠的大圈椅上坐下。他并不当心烤火，只是闷起脸呆想着，一只手弄着面疱。

末了，年轻科长出其不意地把眼睛射向老头儿毛茸茸的嘴上去，申诉道：

“他再不来信，我们一道走吧！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代理县长把毛巾从鼻孔里扯出来，故作惊异道，“你也想不开啦？算了吧，老弟！这种生活就出十万元也买不到呢！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，还是雪景！又一点不受拘束，又可以随便把老百姓拖起来打屁股。高兴的时候……”

年轻科老板起面孔叫道：

“说点正经话哇！……”

“好，说正经话！”代理县长马上就同意了，接着道：“我敢向你们担保，这些告示一两天就会生效。到了时候，索桥边给我派两个人守住，看那些灾民还长得有翅膀么！一天平均拿十五个人计算吧！一个人五角，一五得五，五五二块五，……”

老科长叹息道：“杯水车薪呵！”

“你难道一锄头就想挖一个金娃娃么？哈哈……不要慌：久坐必有一禅！……”

代理县长隔了好一会这才梳洗停妥。于是照例用手掌擦着脸，叹息了一声，“哎呀，这帕脸洗舒服了！”随即便推开那扇颇为别致的篾巴窗门。从这里望出去，可以一眼看清那些俯瞰城市的山岭，一条黑狗在残缺的城墙上找死人吃。他凭着窗门呼叫了几声佣人，但是没有回声。几个一同跑来“发财”的随从人员，都陆续逃光了，现在为老爷们服役的是几名褴褛的壮丁。他们是从乡镇上征调来的，由当地居民凑集口粮供养，下雪的时候还要供给柴火。

这些可怜人住的是一间小茅棚，好象赶鸭人的窝棚一样，每天就在那里吃、喝、睡眠，并且正正经经地为这全县最高政权机关服役。茅棚就建造在一段焚毁过的地基上，那原是县署头门的所在，现在只剩有四个石头门臼了，两根盘绕“猪屎链子”的石桩突出在地面上。因为许久没人应声，代理县长趿起鞋子，啪嗒啪嗒地跑出去了。他张望了一会，这才发现出一个真正在守卫着的公民。

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，衣衫褴褛，黑布头帕

上箝着一顶灰布军帽，已经睡着了。他蹲在门臼边的谷草上，头脸紧埋在膝头上，只有那根夹在手腕子里，饰着红布缨络的矛杆子还是挺立着的，看出倒象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样。

代理县长忍不住发笑了，他望那裹着烂棕的腿杆踢了一脚，嚷叫道：

“吓，这才好看哩！……”

壮丁给立刻吵醒了。他怔了一下，随即右手在耳朵边一搁，扶着矛杆子撑起身来。

“敬礼！”壮丁颤声说，又把手向耳朵边搁了一下。

“倒还没有忘记敬礼哩！我问你呵，你们夜里在做贼呀？”

没有睡，报告。”

“你看！唏，还说没有睡哩！”

“我只晕了一下，因为——”

代理县长紧迫地打断他的解释，嚷叫道：

“你们的道理总是多得很呵！好吧，下一次我再同你算总帐吧！……”

他拿一串罗罗嗦嗦的话语把壮丁支吾开去，原来他已经猜到那个“因为”后面跟来的照例的诉苦：口粮没有了，脚饿酸了，而接着便总是请给一点吃食的话。本想追究一下另外几个人的下落，因此也就不再提起。他们大约都到城外山上找寻可吃的草类去了。他催促壮丁赶快去请联保主任，不能有一丝儿延误。

待得壮丁阴缩缩走开，他这才忍不住苦笑了两声，望着那褴褛的背影哼道：

“还要到哪里去找告化儿呵！……”

代理县长趿起鞋子，又啪嗒啪嗒走回办公地点去了。而当他正为病人炖好粥罐的时候，联保主任走了进来。

这联保主任面貌黑瘦，浑身打扮得就象寒暑表样，头戴雪帽，灰布单衫上罩着羽纱马褂，下面是牛毛笔子的裹腿。他穷困了二十多年，现在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替桑梓服务的机会。一跨进县衙门，他总要说几句坏话的，生怕那些还在外乡逃难的绅士回来把他挤掉。他就日夜担心着这件意外。

联保主任的眼睛是向外凸出的，每当县长提起应该多邀几位正绅回来，帮忙地方上举办“复兴”事业时，他就骨碌碌地转动着它们，佯笑道：“他们肯给你回来呀？你怕是原先么，什么都要把持。说不得，县长！没钱的事么，只有我们这样傻子才肯干呵！……”

这一天，他又照例找机会说了两三句士绅们的坏话，而且照例故意把秘书错叫做秘书长。随后代理县长就同他谈起告示的事，以及禁止灾民出境的有效办法。等到指示完了，联保主任默默地想了一会，于是斯斯文文地站起来，拿手背揩擦掉鼻尖上的水珠。

“要报告秘书长，”他强笑道，“这个办法恐怕行不通呵。”

“怎么行不通哇？——只要你们肯办就行通了，我懂得的！哈哈……”

“的确的！”联保主任认真地说，“你去看看就知道了，每家人至多只有一口烂锅！……”

“呵，难怪！你以为我们的目的是筹款呀！……”

“不是不是！”联保主任连连解释，觉得自己讲了昏话，“秘书长的意思是想为地方上保存点元气，这个我是知道的，还消说么？决不是！不过我试验过来，你一阻挡，他们就横扯，说，好呀，那你就供养我们，简直难缠得很！……”

代理县长讽刺地插嘴道：

“完了，你都这么样讲，那就只有让他们走掉了！”

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略略向上一翻，又摊开手摇摇头，随即向枕头边找寻香烟去了。联保主任没有再说下去，好象突地失掉了舌头一样。他依旧呆立着，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，不时抿一抿嘴唇；老科长从被盖边怒视着他，第三科科长一径在摸着面疱发愁。

等到代理县长找出一支压皱了的香烟，在炭火上吸燃，联保主任这才又慎重其事地擦去鼻尖上的水珠，佯笑道：“依我看，根本要请点赈款来才行！……”

“你们这些人！”代理县长颈项一扭，装出不愉快的神气，气虎虎插嘴道，“我还要怎样说呢？康县长进省就是去请赈的，我们起码要叫他们拨五万元！”

联保主任不大相信地笑道：“有一万元都好了
甯……”

“五万！是一万么，我们就请他们自己动动尊腿，
看一看老百姓吃的是些什么东西！——一定非五万
不可！”

“呵！我还没有报告，五狼沟又发现一家吃人肉
的呢！”

“你详详细细写个报告来吧，姓名籍贯通通写
上，要不然又以为是在骗人！一定要他们拨五
万！——绝无问题！……你象还不大相信呀？看你的
神气……”

“不是不相信，要快一点才好哩。嘻嘻！”

“快一点，又不是点火吃烟呀！你不要担空心，
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省赈会和总部里，老康都有
熟人，只要他吹一盘，就行了。他就是为赈款上省的
哩。”

“能够这样，那对地方上就造福不浅了呵！……”

联保主任摇了摇头，于是发着感慨，又乘机说起
别的绅士们早先承办赈务的黑幕来了。他们常是用
八合的升子发赈，而且只有自己的亲族佃户有份。
有的还叫老百姓出钱买张票据，取得一个合法的灾
民身份，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受赈！

联保主任在末尾又添说道：

“呵甯！他们的话都说得么？就只有没把大河
里的水舀起来喝干！”

他的神气显得十分忧惧，但是代理县长立刻保